

天下奇書

# 厚黑教主傳

張默生著



K825

4

# 厚黑教主传

张默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K825

4

405986~405990

责任编辑：庄明峰

美术编辑：龚梅

插图：郭华中

# 厚黑教主传

张默生著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227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5.00元

ISBN 7-80505-502-5/I · 465



厚黑教主李宗吾像

## 出 版 前 言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宗吾先生以其所著《厚黑学》驰名于世。这部辛辣的愤世疾邪之作，言人所未能言，道人所莫敢道，正话反说，妙语连珠，借指点古史而针砭时弊，犹如利刃剜心，快刀剥皮，直令魑魅魍魉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些学者名流誉为“天下奇书”，作者亦自嘲为“厚黑教主”。然而，李宗吾是何等样人，却鲜为人知。

张默生先生偶读《厚黑学》，不禁拍案叫绝。继而又披阅了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度之商榷》、《心理与力学》等著述，更引起浓烈的兴趣，遂冒昧地致书问讯。

或许是张先生的精诚感动了这位“不与生人通信”的“厚黑教主”，竟得到了破例的复函。嗣后，无数次的书筒往还，若干昼夜的促膝畅谈，二人却成了“志不同道不合”的挚友，张先生被李宗吾许为“生平第一知己”，并蒙授权处置李氏的一

切读者来信和著述。为了报答李宗吾的相知之谊，更为了让世人了解这位奇人，张默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部《厚黑教主传》。

往年，此书出版曾轰动一时，现经略加校订，重新印行，以飨读者。

# 目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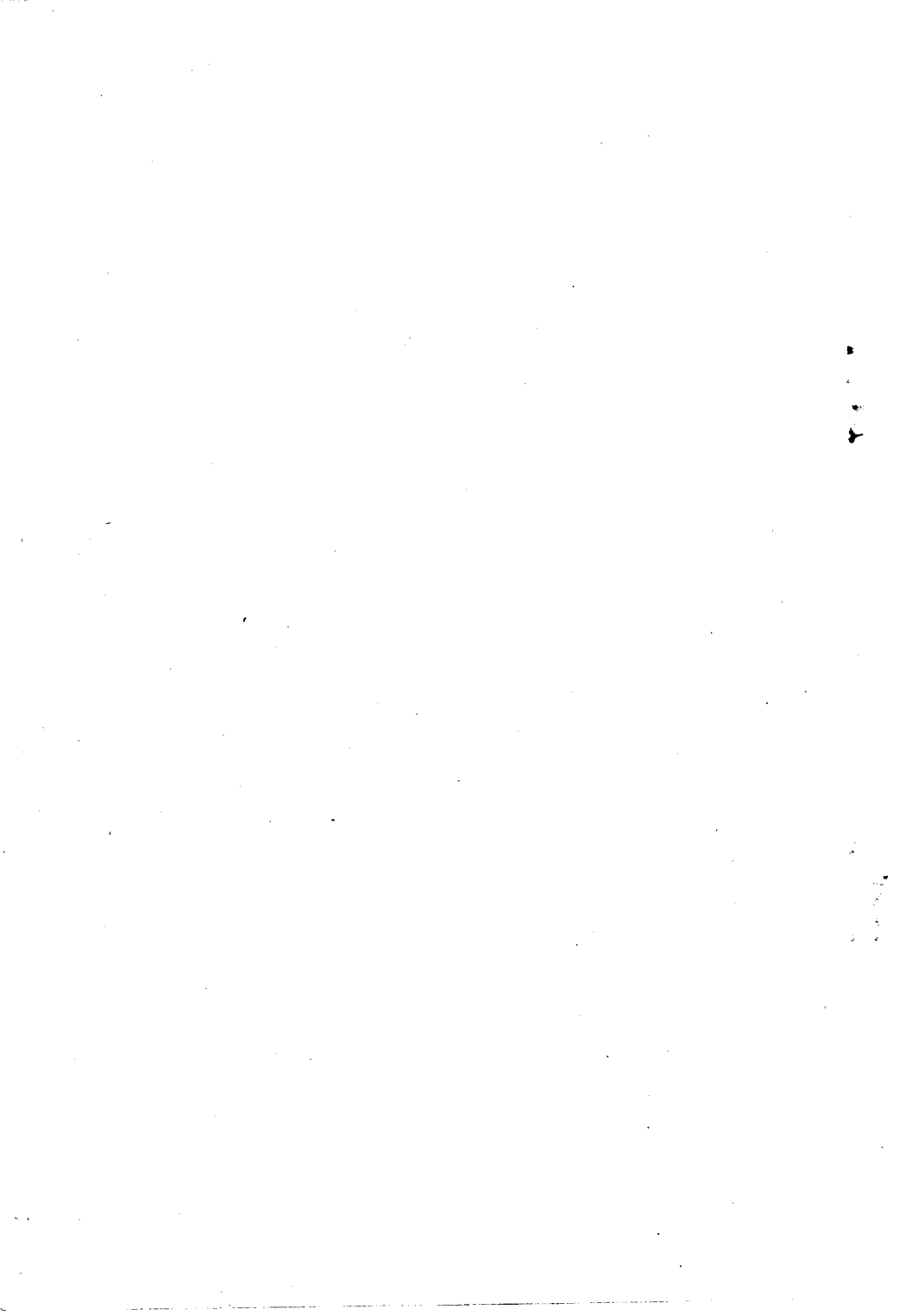
厚黑教主传	(1)
第一章 教主的家世	(3)
第二章 “迂夫子”和“老好人”	(9)
第三章 思想开始要飞翔	(17)
第四章 不知其人视其友	(25)
第五章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30)
第六章 《去官吟》与《厚黑学》	(40)
第七章 心理与力学	(55)
第八章 吊打校长的奇案	(72)
第九章 “只要打不死，又来！”	(90)
第十章 一次试验，一种计划	(105)
第十一章 别有怀抱	(112)
第十二章 “厚黑学”变质了	(118)
第十三章 “返本线”的发明	(129)
第十四章 和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142)
第十五章 满腹经纶	(150)
第十六章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	(158)
第十七章 华族至上，想入非非	(170)

第十八章 盖棺尚待论定·····	(178)
厚黑教主别传·····	(189)
厚黑教主外传·····	(227)
<b>【附录】</b>	
奇书厚黑学·····	(247)
厚黑学批注·····	(247)
厚黑经批注·····	(255)
厚黑传习录批注·····	(259)
办事二妙法批注·····	(273)
林语堂谈厚黑学·····	(277)
柏 杨谈厚黑学·····	(281)



# 厚黑教主传

---



## 第一章

### 教主的家世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方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迁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连年战争蹂躏以后，地旷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彗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教立宗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

架；但释迦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走的人，不配作我的门徒。”这又是所为何来？我们同样是应该加以反省的。至于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近人之所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要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略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多费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藉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一八八〇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字，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字不好，便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时，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字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楷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是他父亲闭户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两位

文豪；四十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著《老子解》，推为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的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个性都有点特殊。我不妨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永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位开染房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着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作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作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

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一九二〇年竟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操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到，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谈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作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来《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别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

母爱子之心乎？”在《剡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其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要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做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做工时，他便携着叶烟竿，或火笼（一种烤手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田陇一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自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人做到何处了？”如果因未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像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即起，无一日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燃着，遂即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工人做工，时间也无片刻的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屋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了白色，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当他病愈之后，邻居有一宅院要想卖给他，他也很想买，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

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勾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此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而行，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处宅院，还是卖给了他；买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收到最后的胜利。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勾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真难过啊！”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之说，他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迁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有时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作“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拚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就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至宗吾一辈，已迁来八世了；但他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样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若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赋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这是不足为奇的事。



## 第二章

---

### “迂夫子”和“老好人”

宗吾到了八岁才开始入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操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做过农田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到正式入塾时，他已把父亲终身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

他初从一位姓陈的先生读，陈是他家的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他从他一直读了四年。后从一位姓郑的先生读，又读了一年。这两位先生，除教他背书外，一无所授。后来他父亲请了一位关先生来家，教他们几弟兄读书，这位关先生，名海洲，虽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但学问却不错。教书的方法，也比陈郑二师好得多。读了两年，就开始学作八股文试帖诗了。他开始作八股，即能由破承起讲，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作试帖诗，亦能作四韵；很快的时间，就可作满篇了。他从关师二年，得的益处不少。据他后来自称：“关师教